董中峰先生文選卷之九 終

董中峰先生文選卷之十

武進唐順之選　　山陰王國楨校刻

雜著類

擬李德裕上丹扆六箴表

伏以世道平康周武式銘盤之義帝德廣運虞益進行舟之規蓋願治之君雖無虞而抑畏故責難之弼必先事而防閒恭遇皇帝陛下紹累世之弘圖嗣無疆之曆服發強剛毅徽柔懿恭法易象之健行不敢暇逸知春秋之正始厚自矜持化已運

於無爲德尤貴乎有養臣身蒙寵渥世受國恩臣
祖柏筠曾稱直於聖祖臣父吉甫實贊治於憲皇
雖竭股肱之勞莫効涓埃之報情徒內激貌實外
慚身遠龍顏不能如仲山甫之補職心在王室固
願學魏文貞之愛君爰撰六箴用罄一得竊以夏
禹勤邦乃百王之模範周文早服實萬世之儀型
却馬還珠仰賢王之德去凶舉愷誦聖主之明示
物脫身斯亦危矣識容進飯惟曰殆哉比頑喪邦
齊宣之覆轍從善興國漢祖之弘規咸取大端兼

益管見稽古事而可法可戒切君身而爲師爲資
勸勵精則曰宵衣規表端而名正服罷珍玩之獻
所寶惟賢納規誨之言有善必納辨別邪慝式嚴
而觀之誅防杜細微永絕冷淵之禍取遠徵近屬
事比辭顧征瞽之言竭心力以奚補然聖明之主
察芻蕘而無遺誠不敢比蘊古之大寶箴竊亦自
附九齡之金鑑錄用名丹扆少裨淵衷伏願致謹
於不見不聞之天屢省於有行有爲之際眾之使
殿用代忠諫之屏留諸聖心不忘敬義之冊三鎮

聽命益恢寵祖之弘規四海歸心永保文皇之至
緒謹以所撰丹扆六箴隨表上進以聞

擬宋臣進尊堯錄表

伏以道存經濟遺言幸託乎簡編義微愆忘忠悃
獲輸於繭扆成先賢未就之志為昭代不刊之規
名借放勳政惟由舊臣允濟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竊惟人君之圖治法祖為先儒者之立言匡時是
急伊懋太甲乃率攸行周詠成王聿修厥德漢守
三章之約唐垂六典之文蓋為政不在多言而得

師莫若近取故事條於魏相功致中興奏議採諸
宣公善同已出伏念從考皇歸山斗學泝淵源養
靜羅淳閱古今之變傳心伊洛探性命之微恩授
屢辭行修且潔江湖迹遠雖絕意於功名祇誠情
深猶未忘乎君父仰圖獻納爰劾編摩惟藝祖之
開基類神堯之啟運天命歸而人心屬德邁前王
大綱舉而衆目隨功羞雖伯三宗纂序厚澤數百
年四葉重光太平如一日子述父父述祖聖之相
授其道同禹紹舜舜紹堯世之相後其揆一將遵

堯而立極乃稽古以名書具陳開國之奠章附載
名臣之論列大而郊廟宮掖下逮州郡之儀次則
治理人才遠及邊防之務悉分調而寓諷或釋言
以辨微紛更近戒於元豐恭儉上循乎慶曆始末
釐為八卷及覆奏當萬言憂時如劉向而道固醇
論事若杜牧而言則正藏當丙午載筆已成地僻
東南食芹未獻若人既遠此志未磨史出名山宜
歸藏於秘府經存古壁終流播於儒林道豈遂窮
事如有待茲蓋伏遇　綏猷清穆受命溥

將仁孝出於天成忠厚本乎家法陳師講武誓清
幽朔之塵養士右文期纘陶唐之緒昔楊時載道
已見表章而朱熹紹傳亦蒙簡拔學術既同乎師
友遭逢豈間於幽明用陳叢穴之蠹殘少補裳衣
之神化身雖不遇言固可行伏願陟降若思儀刑
如在毋恃德澤而自逸毋輕法度而屢更主善無
常惟精惟一典學有獲乃聖乃神讀其書懷其人
滿朝布有德有言之君子繼其志述其行萬年固
丕承丕顯之洪基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恭題尚書何公被賜勑文後

右兵部尚書何公鑑受命簡閱營伍時所賜勑也公既夙夜祗奉以從事間出以示臣玘俾識於其後臣玘竊惟世之言政敝者常患於君上之不知然所患有甚焉者知之而復不能去也世之志於救敝者常患其屬任之不重然所患有甚焉者任之而復不得為也今京營之兵　祖宗創業立制所以為居重馭輕之慮者至周且備而藉於見伍者曾不及什之三四一有調遣卒彌旬而後辦比者潢池小警前後所遣亦且數萬人遇敵不敢加一矢甚者且不能受甲馬乃復徵邊戍以勤內而所謂京營之兵卒至於不可用而罷夫幽冀古稱強兵健馬所出今其人性物力猶是也而戎備之弗競乃如此豈不以積習之敝有如勑詞所謂賄賂買閒權貴私占疲弱事故者多而精壯慣戰者少之故哉夫勑詞之所及則宜無不知以特勑之重宜無不得為者而前此本兵柄任簡閱者類有勑勑詞固亦如今之云矣而敝如故豈其勢之卒

不可去與宋歐陽修嘗言於仁宗曰數年以來有
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數則簡閱之敝自昔
已然矣夫仁宗宋一代之賢君當西北有事蓋嘗
銳意於兵矣而其患猶若此考之當時任事之臣
又皆天下之所謂賢且才者其所變置諸議紛如
故仲淹以載偉濫而不終於用富弼以漸易宿弊
而人弗悅以二臣之賢且才其名所信而倚任者
猶如此則其難可知也夫公之所病私之所利法
之所加怨之所叢自非如勅詞所謂不徇權勢不

恤恩讒者孰肯奮不顧身以先國家之急也哉
皇上英武天授屢靖大憝頃因四方多警赫然欲
振舉武事以復　祖宗之盛而公以夙德重望樹
勳三朝奮不顧身先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知
敝而必去受任而必為者其在茲舉矣乎昔詩人
美周宣復古之烈乃於選徒言之說者謂一事之
間而可以見王賦之後軍實之盛蓋所以明文武
之功業者實在於是臣玘幸從史官後竊以今日
振葺紀綱侔周宣復古之烈者將自茲始敢謹識

其事使後之欲明得失之迹者有考焉

讀故方伯甯齋魏公哀輓詩卷

嗚呼甯齋公之沒且十年矣而縉紳能言之士多為詩歌悼惜其平生者余蓋讀而悲之方公居執法自顧才雄一世通事亡所斂憐陰嫉而沮之者豈惟同臺然彼樸遨處其下者固昫然以且軋己也遂以謫去偃蹇州郡躓而復起位差顯矣然其所挾負卒欝以老以人往往以前故指目之也及其既沒愛憎不相及是非定矣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哀其志業之不終語曰女無美惡入室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公之始終非二人也生則人擠之死則哀歌之惡其生而好其死豈人情哉然世乃有身取卿相生無忤於人死為所咲者彼其視公又何如耶

跋陳石翁詩後

儒者之養德考於終無亂焉斯難也已觀石翁五詩皆疾革時所作然而妙趣橫出不離於正其所養信不同哉得是詩於翁者中書舍人吳廷介開

化人年五十即乞致仕去云

書張儀部子醇白髮詩後

昔人以白髮形諸詩者多矣遊絲之辭傷村南之辭訕長河之辭激逸隱之辭放子醇此作固無是也意者如元亮榮木之感少陵勲業之悲與而子醇致身清時所遇非二公比且年力方壯其於德與功無難者而何歎於白髮哉夫君子所志者大故恒患乎後時自咎者切故恒若有所不及余是以知子醇

題飛霞道士敝履詩後

履之敝也以足勞也有貪積者紉而鐍諸室三年出之履半裂矣此不勞於足而亦敝敝也者固物之恒也豈獨履哉所貴乎達者不留於物而已矣不留於物充其類而已矣充其類雖身世之大死生之變亦敝履而已矣飛霞神仙者流方將久視而不敝又奚取於此

記桐城姚貞婦死事

桐城姚貞婦者故參政旭之孫女嫁同里生方說

生一男曰荔兒未幾說病卒姚哭莫不踰戶自誓
必死及葬有日徐語其姑曰舅姑幸有叔與姒侍
養荔兒幸有舅姑撫養言且泣姑勿論諭其意也
是夕沐浴衰絰而縊家人怪兒啼不止發戶視之
則姚死矣越二日遂從其夫葬聞者莫不流涕姚
死時年二十八有司以聞詔旌其門曰貞烈史官
曰世之男子畏一死失身者多矣況女子乎自傳
記所稱若皇甫規之妻荀爽之女其死事偉矣彼
或內廹於父母或憎於賊其勢不得不死死以明

節也若姚貞婦之死非有廹憎以死者而必死語
曰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貞婦之死可謂能其
所難已於乎彼皆女子猶知所死況男子乎

東遊紀異 有序

余待罪考功時逆閹之兄死朝貴盡走予因私
記此以遺黃司封應期踰月而逆閹敗應期咲
謂余曰子前記逆為讖耶蓋指記尾數語云
正德庚午六月乙巳余與南安黃子晨出遊循玉
河而東見車馬旁午由夾道直趨東華東華者天

子之門也外多富人居余二人私謂遊者之衆也乃連騎躡其後是日微霧濡衣黃子咲曰詩所謂畏行多露殆不其然余曰彼女子也丈夫而畏濡乎俄頃霧四塞咫尺不辨人馬行半里許失所謂東華者陰風襲人兇魅交道余愕曰此非人居也胡為有是念已不得歸路復前行十餘步見一巨宮棟宇宏麗金碧交暎方凝視焉忽群狐躍出若將邀余二人入者即却走欲避然已為群狐所持予乃喟曰霧雖不吾濡然誤余者非霧也耶遂隨

狐入及門門者狐狐人語曰錦衣不可以入吾舍不得已復易素衣而進及堂堂者狐狐拱而前若與人揖避狀及室則見數十狐呀呀環一狐而號予微問旁立者曰是老狐今斃矣老狐常人形出遊見衣冠者流生有居死有歲有慶弔之禮習而歸欲以教群狐其斃也號曰若屬毋以狐死我也於是群狐相與謀以人禮喪之然而狐也卒莫幸吊焉有白額常是穴之長也電日而沒居好噬人不食獸類上帝命之掌百獸焉群狐乃相與訴於

虎虎怒曰彼薄吾獸類耶於是不狐乎者輒噬之乃令乎者如市焉若已誤入速與狐為禮不者虎且噬汝余二人方驚駭未信俄見旅進旅退繩繩然來者盡衣冠流也拜起左右咸與狐為禮不者黃子顧予曰畏狐耶畏虎耶始悟前所見遊者盡狐客也將退一狐捧盤帛階下招曰乎客前乎者趨而前人問姓名曰某某若將以白於虎者於是諸帛者亦忘其為狐也受帛而出皆有德色余二人益憤惋然業已入狐穴中亡可誰何久之得與

諸乎者偕出求得故道而歸抵舍則天欲暝矣噫嘻可怪哉可怪哉世豈有是耶彼深山窮谷魑魅罔象之所遊虎豹狐狸之出入乃其所也禁門之側胡為而有之耶且彼狐狐也求與人為禮吾人人也而與狐為禮耶豈非霧塞晝冥而虎與狐也來時跳梁如傳所謂禽獸逼人蹄跡交中國者固其類耶不然太陽在上雖深山窮谷之中彼虎與狐也亦且隱伏而不敢出矧禁門之側耶噫是吾遊之非其時也而又何怪耶踰數夕積霧開初日

旭黃子復邀余往顧焉則狐穴隱滅居民如故

贈張醫

乙亥春余妻久病遍求京師諸名醫藥之弗効有匠士張政鴻者自徽來或以語余因延致之纔數劑而愈昔人有言匠在識病若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獵不知免廣絡原野冀一獲之術亦踈矣余觀今之醫皆廣絡原野者也若政鴻者其知免者哉於其歸書此贈之

贈袁宗善

余省觀還越時縱遊諸山得一二奇勝處以為巖壑之美越固甲於天下而此一二山者又巖壑之所會也寔甲於越然考諸郡志與昔賢之題詠皆未之及間以詢好遊者亦莫能識也因竊嘆夫山川所遇固有幸不幸於其間使此一二山者遇子厚永叔豈直如永之黃山除之瑯琊而已哉袁宗善者精堪輿術自宣城來因與觀焉其言與余合顧余之力不足以為共一二山之重而宗善方以其術周行天下多從縉紳賢士遊如有問越之形

勝者其試以決語之

五禽圖銘 有序

常褻陸進士以五禽配五倫為圖曰將以教於家余為之銘

惟帝降衷物各有則大端維五天叙斯列於人而通於物而塞繫人與物貴賤攸別人以其通厥施具宜克充其分堯舜同歸曾是弗爾大道乃隳欲膠情牿蹻蹻卒迷物以其塞冥然罔識有峒其隙厥性斯格維茲五禽式昭其德絕利一源靡貳以

戒嗟人之貴以異於物物塞有明人通而漏弗克自異曾是不如物之不如胡貴爾軀緡蠻有詩惟聖斯惻凜乎法言立爾於極作圖於戒蓋取諸斯百爾君子厥初是思

座右銘

天與爾何而忍自棄人謂爾何而不自致於乎爾志若何而負於天而愧於人而猶不勵

硯銘

其石奇也其形則常人弗謂奇矣其石常也其形

則奇人弗謂常矣噫成器者售其偽利用者敝其
真獨茲硯也與獨茲硯也與

布袍趺坐圖贊為孫虞士題

奕奕高車不如徒步絜絜朱紱不如大布高車我
傾朱紱我鋼亦各有趣伊潔伊汙山者不居川渚
者不睦傳麋不可任駕鳳不可使蕞不共爾榮亦
服我素公孫之諼明逸之慫達以貽譏隱以易度
清風在林明月在戶布袍以遨矣惟德之固

斗封君贊 同年斗主事之父京兆人

雖早數玄以全其年豈詩綏履以發其子峩冠洩
洩山阿水溪吁嗟乎彼都人士

李千戶像贊 有序

此武德將軍安寧守禦千戶李君禋之像君少
遊州校雅知儒書余猶總角也後二十餘年而
其子受代京師乃不遠萬里俾以像來求贊余
嘉其意為之贊

章甫有容否且無文介胄有色否且無武君也世
介胄而像章甫噫其老而謝武少而知文者與

壽竹贊 有序

直翁之廬有竹數竿或曰此壽徵也蓋昔之君子嘗比德於竹矣而未有比壽於竹者雖然雪霜之交百卉凋瘁且盡而竹挺然其間謂之壽可也翁有竹之德謂壽之徵亦可也作壽竹贊

樗之存不可謂德麻之直不可謂壽直翁之竹直也常存作朋於松尚類於椿風稍雨蘀其外固霜根雪節其內貞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名諸孫說

范文正公諸子或得其忠或得其靜或得其略余名諸孫曰祖才祖學祖識祖量蓋竊取斯義以勗之非敢自比希文也先之以祖慶者亦曰惟先人之餘慶是賴爾

別少谷子

少谷子官戶部請告歸閩為書別其故人道其志且將東循海岱歷金陵南尋天台並羅浮窮滿霍而逕乃休所謂少谷者余壯其言又私念少谷子年力方茂才雋而好古釋去官守勇於歸求其志

豈直欲抒奇博涉為子長者而好遊乃爾或者情之所託將闇焉而弗見與由天台道剡溪謝傳舊隱東山者余家其下少谷子倘廻棹過焉其遊歷所得尚幸聞之

題玉泉詩卷後

右詩若干首玉泉上人遊京師所得有就其意美之者有以迹疑其好遊者有以正諷招之者然上人不以逆於心曰吾第好其詩耳其美我疑我諷我我不知也噫上人固不可易哉

跋芝菴蕭君輓詩卷後

余讀晉郗超傳至死之日執筆為誄者四十餘人嘗廣書而嘆曰嗟乎是豈其情哉蓋記所謂裳而哭之者與固以為世所得哀輓之作大率類此及太医院判蕭君中立出此卷示余有輓歌辭有歌辭序有後序又有銘有表皆一時達官名流為其父芝菴翁述者乃復嘆曰世固有愛而哭之如翁者乎夫翁之沒久矣生平又隱於医此豈有勢與力致之哉獨其行義有可傳載者不宜泯滅而院

剌君又能以其匡顯生既致養沒而思永其名其志亦誠足悲耳余謂斯卷也於情近之故為誌其末以諗觀者

董中峰先生文選卷之十